

摘要

何謂「書寫倖存」？活在重要他者死後的這一事實，與書寫有何關聯？帶著這些疑問，本論文透過奈波爾、沃爾柯特與柯慈這三位後殖民作家的作品，探討了三種在書寫自我的行動中，作家處理資產的方式。基本的問題涉及：對於這些作家來說，書寫如何是生存之必要手段？進一步追問，書寫的獨特之處為何，能讓作家處理死亡的議題，把僵死轉化為活債、將自我從過去提煉出來，如從礦石中提煉物質之精華？對於奈波爾而言，書寫倖存即牽涉到一系列的轉化過程。在他書中，死亡化成暫待償還的債務，清償這些債務時，自我的面貌不斷翻轉變化，最終總有某種完整的自我面貌浮現。《畢思沃斯先生的房子》（1961）說明了「書寫倖存」即是「為了倖存而書寫」。在二十多年後的〈自傳序言〉（1982），奈波爾藉由挖掘父親的時代與生命故事，重申了他先前小說中的轉化美學。即便《畢思沃斯先生的房子》的線性父子接承關係在《抵達之謎》（1987），轉置成了作家對舊英國光景的唏噓，倖存的命題仍然扣緊文學遺產的承接與再現。論文的一、二章探索奈波爾如何協調個人層面的親屬關係和作家與跨國、跨文化書寫的鍊結。相對於奈波爾的繼承命題，本論文第三與第四章，探討沃爾柯特如何處理倖存與寫作所涉及的衝突主題。如果沃爾柯特與奈波爾一樣，視書寫為一種天職，也是倖存的方法，那麼前者在他的詩中帶入了與後者不同的物質元素。在《另一生》（1973）中，身份破裂的詩人在海的和諧之聲中，為哀悼的作家找到了療癒方式。在《奧玫羅斯》（1990）裡，跨大西洋的場域催生了詩人敘述中的複合自我。此般敘述方式以多元融合的和諧視野面對殖民餘波所帶來的衝突。詩人以新世界的倖存者自居，透過召喚先靈，詩人使本土得以跨出邊界。第五章討論柯慈兩本自傳小說中主角對於歸屬感的逃逸。柯慈的作品，不同於奈波爾的親子繼承關係，也不同於沃爾柯特所強調的跨大西洋連結，反倒以分離的主題來呈現債務的主題。約翰在《童年時光》（1997）裡哀悼農場的生活經驗，在《青春歲月》（2002）

中哀悼流產的嬰兒。兩者都指出家園，如同南非這個國家，是約翰亟欲逃離的地方。《童年時光》與《青春歲月》裡有關逃離的種種小敘事，再再暗示作家如何在國家機器的律令之中苟活。對於這三位作家來說，寫作是一種帶有倫理意涵的倖存方式，因為作家透過各自書寫，對不同型態的遺產與債務進行召喚、並恰當運用於作品、使之得以再現，藉以為死亡發聲。倖存牽扯了不僅只一個生命、一個自我，也因此倖存這一獨特的生命形塑過程，書寫得以實踐其自身的、賦有創建性的工程。

關鍵詞：死亡、債務、自我、倖存、發聲主體